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本疏聯對書判類十一篇

李玉英本

李玉英，嘉靖四年，為繼母誣陷，極刑。玉英婉麗有才藻，適月例，有寬恤之典，今上命近侍繫獄，遂上書曰：直隸順天府故官，錦衣衛千戶李雄女李玉英謹奏，為辯明生冤，以伸死氣、以正風常、以還淳俗事：

臣聞，先正有云：五刑以不孝為先，四德以無義為恥。又聞，《烈女傳》有云：以一身而係綱常者謂之德，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。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，雲華有墜井之貞風。是皆所以正綱常以厲風俗，流方名於後世，垂規範於無窮也。臣父李雄，早以蔭籍百戶回還。荷蒙朝廷恩寵，以徵陝西有功，尋升前職。臣早喪母，遺臣姊妹三人，有弟李承祖，俱在孩提。父恩見憐，仍娶繼母焦氏，存恤孤弱。臣年十二，以皇上嗣位，遍選人才，府司以臣應選，禮部憐臣孤弱，未諳侍御，發臣寧家。父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，以徵陝西反賊陣亡，天禍臣家，流移日甚。臣年十六，未獲結縵，姊弟伶仃，子無依倚。梅已過，紅葉無憑，曾有《送春》詩一絕：

柴扉寂寞鎖殘春，滿地榆錢不療貧。

雲鬢衣裳半泥土，野花何事獨撩人。

又《別燕》詩一絕：

新巢泥落舊巢欹，塵半疏簾欲掩遲。

愁對呢喃才一別，畫堂依舊主人非。

是皆感諸心聲形諸筆札，蓋有大不得已而為言者矣。奈何母氏，不察臣衷，但玩此情，疑為外遇，朝夕逼責。求死無方，逼舅焦榕拿送錦衣衛，誣臣姦淫不孝等。惜臣本女流，難騰口說。問官味臣事理，將臣問擬劓罪重刑。臣只俯首聽從，蓋不敢逆繼母之命，以重不孝之罪也。

邇蒙聖恩寬恤，時以天氣炎熱，在監軍民，未經發落，仍俟審錄太監研審，凡事枉人冤，許諸人陳奏。欽此欽遵，故不得不興樂生之心，以冀超脫而有言也。

臣父本武人，頗和典籍。臣雖妾婦，亦幸領其誨教。況臣繼母，年方二十，有弟李亞奴，生週歲。臣母欲圖親兒繼襲，故當父方死之時，計令臣弟李承祖，十歲孩兒，親往戰場尋父遷骨，蓋欲陷於非命之死，以圖己之私也。幸賴皇天不昧，父靈不泯，臣弟得父遺骨以歸。前計不成，忿心未息，仍將臣弟李承祖毒藥身死，肢解棄埋。又將臣妹李桃英，賣與權豪之家，充為媵婢。名雖瞻養，事實有謀。又將臣妹李月英，沿街抄化，屏去衣食，朝夕拷打，靡有怨言。今將臣，誣陷前情。

臣縱有不才，四憐何不糾舉，又不曾經獲某人，為此數句之詩，尋風捉影，以陷臣罪。臣之死固無恨矣，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？數歲之妹，有何辜乎？臣母之過，臣不敢言。凱風有詩，臣當自責。臣之死，固不足惜，恐天下後世之為繼母者，得以肆其奸妒之心，而凡為人之兒女者，得以指臣之過也。是以一身而污風俗，以一死而褻綱常也。臣在監日久，有欺臣孤弱而與不良之心者，臣撫膺大慟，舉監無不驚惶。

伏望陛下，俯察臣心，將臣所奏付諸有司，昭布各衙門知道，將臣速斬。庶身無所苦，免淤污之沾濡，魂有所歸。無青蠅之遷污，仍將臣之詩句委勘，有無事情。推詳臣母之心，盡在不言之表。則臣父之靈，亦有感於地下。而臣之義心，亦不可掩於人間矣。今係辯冤抑事情，不敢隱諱。謹具本，令妹李桃英親齎。

聞書上，天子憐憫之，詔鞠其獄，果冤。焦氏、焦榕、李亞奴俱棄市。玉英懇言；亞奴在襁褓，無所知識，且李氏一線，不絕之嗣，乞賜矜宥。上從其言，有亞奴死罪，焦氏、焦榕俱正典刑。

陳茂烈乞恩終養疏

臣貫福建興化衛旗，籍浙江溫州府瑞安縣人，由進士升任今職。臣生十三年，父善祥不幸早喪。母張氏無任劬勞，臣又隻身，別無次丁，孤苦成立。臣前任吉安府推官，母年雖高，猶能就祿，繼蒙聖恩，行取來京，母年愈老，疾病纏綿，不禁跋涉，重違故鄉。臨別叮嚀，言語悲切。臣待罪於茲，將一年矣。顧以菲才，無補風紀。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，賜之□命，舉家幽明，咸被天寵，揣分奚堪，固宜損軀圖報於萬一也。奈慈闈衰邁，夕照如飛，母今已七十有七矣。君恩猶可以再酬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。況臣未有男嗣，又無弟兄，一母一子，各天一涯。千思萬思，無時不思。疾病獨自呻吟，藥餌誰與調節。臣既思母，則報主之心亂。母復思臣，則保身之心微。臣心可憫，母心尤可虞也。伏願皇上，憐臣母子孤苦，乞該部，照例放臣終養，使得以無倚門之望，少伸寸草之忱。臣雖奉親顏，仰瞻天日，愈思恩渥，益勵初心。尚期隕埃之報於將來，再效尤馬之勞於未死。豈敢釋然而長往者哉。臣實心懇切，謹具奏聞。

御制聯句

京城正月，諸人皆看上元。數人登樓，買酒挾妓，唱舞喧嘩，樓有內外所。太祖出遊，亦買酒在外樓，寥寥獨酌。任福通登樓，隨俯伏。上呼之起，搖手令勿言。福通進杯，退而跪。內樓人指說：「那兩個怪了。一個坐吃，一個跪下。」上問：「你是甚人？」答曰：「某國子監生，四川重慶府巴縣人氏。」上作聯曰：

千里為重，重水重山重慶府。

福通對云：

一人是大，大邦大國大明君。

上悅，次日特除浙江布政使。時監內十年未出身者有之，福通不勞而得大官，正孟子謂：莫之為而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此人之謂歟。

店主還聯

劉三吾侍太祖微行出遊，入市小飲，無物下酒。上出聯云：

小村店三杯五盞，無有東西。

三吾未及對，店主先對曰：

大明國一統萬方，不分南北。

明日早朝，上召店主至，稱其才，欲官之。店主乃元末人，元末不願仕者，自斷其指，店主乃斷指之人，辭不受任。

上幸多寶聯

京師佛剎曰多寶。太祖遊幸之。見幢幡盡書多寶如來佛號。聖制曰：

寺名多寶，有許多多寶如來。

左右朱紫數十人，俱寂然未答。惟翰林學士江懷素進曰：「微臣淺露，不揣凡庸，敢奉鄙句，煩聖聽，萬罪。」太祖曰：「題目自朕，偶意從卿所對，何害。」

學士再拜對曰：

國號大明，無更大大明皇帝。

太祖笑曰：「善哉。」隨升學士任吏部尚書之職，以彰其才。

斧頭梯子聯

舒芬狀元江西人，潛修時，晨昏燈火，午夜聞雞，志魁天下。及年屆大比，作聯題齋曰：

砍桂斧頭此日七八磨就了，上天梯子今鞦韆萬放長些。

遂於此年奏捷，丁丑大魁天下。

以姓為聯

惠安歐知縣，出部糧，與泉學趙教諭飲酒。知縣將教諭姓氏為聯云：

趙先生飲酒，一走便肖。

教諭亦將知縣姓答云：

歐大君追糧，一區全欠。

人稱兩巧。

佛印出聯

蘇學士名軾字子瞻，別號東坡。與詩僧謝端卿法名佛印，結交甚厚，每相往來賡酬，飲酒為樂。一日，佛印往蘇家，見夫人紗櫥中臥。遂作聯云：

碧紗帳裡睡佳人，煙籠芍藥。

夫人亦敏捷對云：

青草池邊洗和尚，水浸葫蘆。

佛印笑曰：「和尚得對夫人實非望外矣。」

王探花判

昔探花郎王剛，中為御史，出巡福建龍溪。張生與鄰女私通，被獲到司，供詞各成四六判章。王公見簷前蛛網懸蝶，指曰：「汝能賦此乎？」張生吟曰：

只因賦性太顛狂，游遍花間覓遍香。

今日誤投羅網裡，脫身便是探花郎。

王公悅，又指竹簾謂女曰：「汝試賦之。」遂吟云：

綠筠劈破條條直，紅線經開眼眼奇。

為愛如花成片段，致令直節有參差。

公見二人供稱，俱未議婚，謂眾曰：「天生一對，才美兩全，宜家宜室，可結姻緣。」提筆即判云：

佳人才子兩相宜，致福端由禍所基。

求作夫妻諧老願，不勞鑽穴隙相窺。

當日放之寧家。時人稱御史曰王方便。

尼姑嫁人判

進士黃公文煒建昌人，任華亭令，有尼蓄髮，欲嫁人，投詞以求批執證。黃公判云：

短髮蓬鬆似綠雲，緇衣脫卻換紅裙。

如今嫁作良人婦，免得僧敲月下門。

婦嫁判

田野黃公名中，浙江遂昌人。嘉靖中任鉛山縣令。鉛有民棄寡母與婦，出外數年不歸，絕無音信。姑媳織度日，又值歲饑，債逼無以自存。婦訟於官求嫁。黃公批云：

游子久不歸，生死無消息。堂上白頭人，門閭凝望久。況有綠髮妻，篷幃守孤寂。家貧親友疏，誰與供衣食。婦人憶夫子，今也轉棄擲。婦姑影相弔，對泣沾襟臆。今年天又荒，諸債相煎迫。俄思兩細事，廉恥當此惜。奴婢愚婦人，此義總不識。有路可偷生，駢死竟何益，不如賣我婦，得錢延殘魄。且了公私債，地下亦清白。持牒投縣公，公心為之戚。夫逃去改嫁，此是大明律。據案書此執，去之從爾適。

遂依律許嫁。